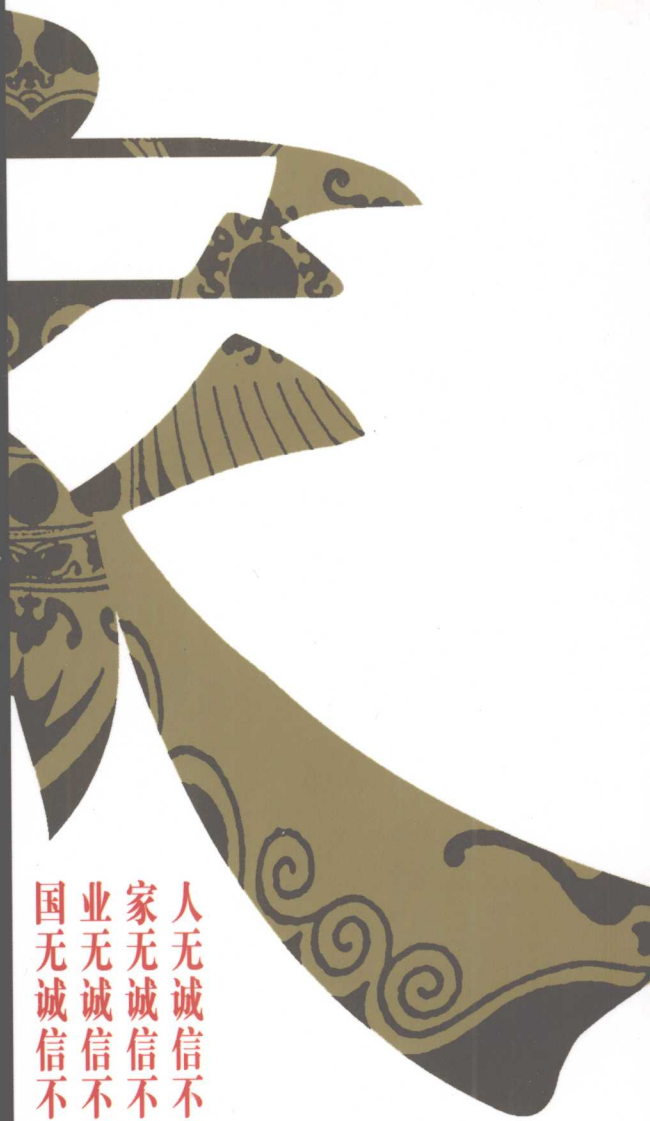




银色家族



人无诚信不立
家无诚信不和
业无诚信不兴
国无诚信不宁

王志强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王志强 著
浙江文艺出版社

银色家族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银色家族 / 王志强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08.1

ISBN 978-7-5339-2552-9

I. 银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 173986 号

责任编辑 项宁
装帧设计 水墨
责任校对 杨爱英

银色家族

王志强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字数 223 千字

插页 2

印张 10

印数 1-10000

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2552-9

定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史前的**某个**黄昏
在**我**途经天宇
憩息**于**山峦，在
我**光洁**的翅膀
成为你们的**传说**之前
其实**我有**过一场血战
勿问我的宿命与族史
在生命**的**天堂里
我喜欢**发出**清冽的鸣叫
包括**凝视**

——《鹰》



旧时账局,缘起于18世纪30年代;19世纪初叶,票号分立,而后钱庄银号盛行。

清乾隆年间以来,中国典当业、商号日渐繁荣,其中江以南多为徽人,江以北则为晋人。





荷香的女子

苍鹰掠过蔚蓝的天空时，“西日昌”票号掌门赵誉的公子赵逸文站到了山坡顶上的古树跟前。

“树神啊，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子。”赵逸文对着古树说。

深秋的风刮得坡上的树枝摇曳不停，赵逸文低语道：“她的名字叫荷。”

这棵五百年树龄的“灵树”，在赵家公子看来，因其见证了历史而值得信赖。他相信万物有灵，泥土可以像水流一样往复，青草可以与岩石一般坚硬。

荷是祁三的女人。祁三是“兴德隆”商号的掌门人，四十出头的的一个干瘦男人。“兴德隆”经营绸缎、布匹与药材。某日，当祁三从苏州置货回来，突然就多了荷这样一个尤物。

在太谷，“兴德隆”只是寻常的一家商号，与“西日昌”票号近四十万资本银的实力不可同日而语。然而“兴德隆”人的脚踪北至蒙藏边疆、南达南洋，祁三一帮人不只楫舟横渡、险涉杀虎口，还从苏州带回绸缎和清丽的女人。

赵逸文从未见过自己的生母。十三岁那年春天，父亲将祖传的一支洞箫交到了他的手里，说：“它能让你找到自己的内心。”

父亲说这话时，赵逸文听见窗外燕子发出唧唧喳喳的声音，便想起幼时廊前看母燕喂雏的景象，于是开口问父亲：“那

么，娘呢，娘在何处？”

赵誉高大的身躯挡住了从厅堂窗棂射入的光亮，他说：“她可能在江南的某条河边。”

“西日昌”出名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赵誉身边没有女人，这纯属赵誉的隐秘。赵逸文对女人的认识除了府上的奶妈与女佣，就是现在思念着的荷，一个从江南来的女子。

赵逸文从古树底下退出几步，站在坡顶朝下边望去。暮色渐起，一群不知名的灰雀，发出清脆的叫唤，鱼贯般从近处飞向远方的白塔，苍鹰凝视着飞雀，盘旋着飞往天宇的深处。

赵逸文朝古树拜了拜，匆匆赶下坡去。

晚上，“西日昌”票号账管应先生核对完账簿，伸出他肥厚的手掌，轻轻拍了拍赵逸文的肩头三下，赵逸文便顶在他身后，将他一步一步推往父亲居住的厅堂，又到了他们议事的时辰。

赵逸文穿过宅院，用手指弹了一下种植于花栏墙上的白菊，手持洞箫直奔院门之外。他将背依在青砖墙壁上，用袖口拂拭了几下洞箫，吹奏起古曲来。

箫音幽幽，狗儿们渐渐围聚在他的身边，在月光下坐卧有致。有人说，自从有了赵家公子的箫音，犬吠悦耳了许多。

赵逸文对自己说，是因为一个女人的香气。

那时，太谷的商贾偶有人带着南方女子进出，这些从南方来的姑娘个个散发着荷叶的清香。她们清瘦的身段，眸子里闪烁着水灵灵的微笑，软腰风一样地摇过赵逸文跟前，将暖暖的体香传送至他的灵魂里来。

荷就是这样经过他身边的。当身材矮小的祁三坐着轿子载货归来时，身边坐着他的新女人。轿子经过赵家院宅门外时，赵逸文恰巧瞥见了穿着绿绸衫的荷。

荷水灵得像一条畅游的金鱼,婀娜的身姿如同睡莲。赵逸文一度踟躅于自家宅院,仔细打量水缸里的金鱼,以及盆栽的睡莲。他呼呼地推开下人,好让自己能够安静地品味眼前的花草。最后,他终于得出了结论:这些物什传递着江南的气息,娘的气息。

新到来的女人与太谷县城这边的女人有很大的不同,赵逸文几次从坡上下来,经过祁府,都看见在阁楼上眺望落日的荷。她侧身而立,黑发似漆,脖子颇长柔和,神态清雅。

一个可以长时间欣赏落日的女人,一定是个不凡的女子。

赵逸文曾问“兴德隆”的伙计:“楼上的丫鬟是新来的吗?”那个伙计当即不高兴了,他说:“那可是老爷新娶的夫人,名叫荷。”

赵府距祁府足有千米的距离,祁三的宅子就在山坡脚下。树叶不再零星地飘过赵逸文的头顶时,赵逸文说,我要放风筝了。

他让用人阿辉做了一只老鹰风筝,足有三米宽,七米长。阿辉问:“少爷,您准备上哪去放?”赵逸文道:“当然上山,‘灵树’坡上。”

第二天,阿辉提着硕大的风筝小心翼翼奔赴山坡时,走在后头的赵逸文看到的不是一只风筝,而是荷的身段。

一连数日,来回奔走的赵逸文都未看见荷颇长的脖子。他终于不快地吼道:“天真是太高了,天真是太高了,放不上去!”

阿辉说:“少爷,咱可以到坡下试试。”说完,阿辉兴奋地举着风筝一路狂奔向坡底下,风筝摇摇晃晃地升上天去,赵逸文发现阿辉画的这只鹰其实非常像一只猫。

“有本事放到祁三家的阁楼上。”赵逸文在后头小跑着高喊。

阿辉像一团圆球滚下坡去，一会儿不见了踪影。风筝在天空中东倒西歪，时升时落。赵逸文的目光并未追随着风筝，他细数着还要小跑多少步才能来到祁宅门前。

走到祁宅斑驳的宅门前，听到阿辉的喊叫：“少爷，不好啦，风筝飞到祁府阁楼上去了啦。”

赵逸文抬起头，只见风筝的头真的挂到阁楼屋顶的背面去，只剩下老鹰的尾巴垂在阁楼的窗子前，正好覆盖住整扇窗子。赵逸文笑了：娘的，真本事！

“少爷，我去给您取回来。”阿辉话音未落，赵逸文已将他拦到身后。赵逸文心头窃喜，大步迈向祁三的宅院。

祁府的院落不大，楼也不高，宅匾略显破旧，金色的漆片有细微的破损。赵逸文说明来意，被祁家家丁带入院内。院中央一株枸杞长得枝蔓纵横，颇有气势。赵逸文在空气中闻着了一股淡淡的清香。

只有藏着江南女人的宅子里才会有这种气味，赵逸文心道。

“是赵公子光临陋室。”略带沙哑的声音从客厅传出，打断了出神的赵逸文。原来是祁三！祁三的声音真是奇特，在赵逸文听来，仿佛雄鸡高叫时最后的那一声鸣唤。赵逸文见到身着深黑色绸衫的祁三，行了一礼，便说明来意。祁三随即转过身去，朝女佣挥了挥手：“愣着做甚，快将赵公子的风筝取下来。”

这时，赵逸文感觉空气中的馨香更浓郁了，他本能地侧目朝厅堂右侧望去，一位年轻女子拿着刮破了的风筝正缓缓走下楼梯。长长的风筝尾巴弯曲着趴在木质楼梯台阶上，一边已经断开。

“夫人，我来吧。”女佣道。

赵逸文的脸颊开始泛起些许红晕，走下楼来的果然是荷！只见她穿着宝蓝色的绸缎衣裙，胸口绣着一株浅绿色盛开的

荷花，突兀的胸脯在绸缎底下显得饱满丰润。

赵逸文斗胆走去，赶在女佣前从荷的手中接过了风箏。

“多谢夫人。”赵逸文定定地望着荷，这个夫人才多大啊，不过十六岁的样子。荷的目光水流般缓缓涌来，渐次向上，直至平视触及他的眼光。她的嘴角并未嚅动，未吐只字，而眸子里展出清新的笑意来。

祁三哈哈大笑起来：“赵公子，告诉你爹，他有甚东西丢在鄙府，一样可以来取。”

赵逸文告辞，心里头骂着祁三：“鸟人，鸟人。”

阿辉表达了自己对所犯错误的认识：“少爷，风真是太大了。”赵逸文阔气地摇摇头，认真地说：“今天少爷非常开心！”

洞箫不小心掉落于石板，磕出一处印记时，赵逸文发现了父亲脸上的愁云。“是设分号之事？”说这话时，冬天的风已经刮得赵府大门的木闩发出“吱呀”的响声。与旧时账局不同，票号之总分号的设置真正将商号经营存、放、汇结合起来，那时，京城、山西、苏州形成了一条商业黄金线路。

赵誉说过，“西日昌”迟早要开到南洋去，要像“日升昌”等名票号一样。赵逸文见父亲连日沉思不语，坐在斜阳里像一面安静的铜镜，只得扯过应先生的衣衫。

应先生说：“少爷，钱二贵不在咱这汇兑了，借款全部结清啦。”

榆次商人钱二贵作为“西日昌”票号多年的大客户，主营川广药材及两湖茶叶，生意往来于苏浙沪一带，目前总号设在太谷，在沪苏设有分号。

“走个钱二贵，担心甚，再揽个钱三贵嘛。”赵逸文不屑道。

应先生近时已消瘦许多，原本光滑鼓胀的脸显出皱纹来。他听了赵逸文的话，道：“少爷，钱二贵是‘西日昌’的贵人。昔

年他在沪苏经营的分庄无钱时，多向‘西日昌’借款，由‘西日昌’向其分号汇款，钱二贵再向‘西日昌’交款；若‘西日昌’分号缺银时，钱二贵亦能竭尽全力！”

赵逸文知悉，钱二贵生意货物购置季节性强，岁末资金相对充盈，当“西日昌”沪苏两地分庄缺少流动银两时，爹与钱氏商定下协议，钱氏分庄款先交“西日昌”异地分号使用，以解资金紧缺之急，“西日昌”再向钱氏在太谷的老号交款。

“经营之道，客户为衣食父母，少爷您得记住这个。”应先生叮嘱道。

赵逸文对家族商业经营兴趣不大，他倒喜欢看镖师押着满满的银子走过身边的情景。旧时晋商贸易交易，一度以货易货，现款支付需借东口（张家口）、西口（杀虎口）金融机构融通。商人互立合同，一年一结。太谷每年有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标，到了商家择定的黄道吉日出标期，太谷县城的街面上的景象蔚为壮观，载着银子的车子驮过街面，到处都是明晃晃的光亮。

虽说“西日昌”向钱二贵借款毕竟是少数，然而经营一体，现银为王，不可缺之毫厘。按应先生的说法，钱二贵在“西日昌”为务业贴费（汇费）最多者。

因为钱二贵的搅局，终使赵逸文心情不畅。这日，当他百无聊赖地走进镇上茶馆“月茗楼”时，居然发现祁三、钱二贵以及与“西日昌”同在北街的票号“成天品”掌门人薛风在一起。赵逸文悄悄近身听了些时分，得知原是薛风使的鬼。薛风何许人也？早年祁县、太谷、平遥三地赫赫有名的黑道中人，虽说也做票业，却是高利放贷，设有地下赌场无数。

赵逸文赶紧将这一秘密告诉了父亲，赵誉仍然没有开口。应先生站在宅院内的梅花树下，对赵逸文叹道：“少爷，您若是能助老爷一把，老爷不至于愁千发白啊。”

应先生告诉赵逸文，钱二贵离开之后，“西日昌”分号的客户又走了不少。赵逸文听了，说：“那就学学吧。”

应先生指着玉脂般的蜡梅花，呵着热息道：“经营之道，与寒梅无异，功夫在诗外。‘西日昌’不怕走一个钱二贵，怕的是‘和’字缺失。”

赵逸文听了大为不解：“请先生说说，怎么个‘和’字缺失？”

应先生道：“‘和’为经商至理，‘和’字失去左边‘禾’部首，如同失去秧苗，嘴里就没饭吃。客户至上之理即在于此。”

赵逸文听了应先生即席的第一课，若有所悟。想到爹的精神疲惫，他多少有些担忧起来。

“去求一下关帝吧。”赵逸文说到做到，次日一早，他就跑到关帝庙中，跪着求了一通。出了关帝庙，天空飘下成朵成朵棉絮般的雪花，赵逸文便往“月茗楼”茶馆暂避。

茶馆、会馆是太谷商贾们的聚集地，会馆言商，茶馆说文。赵逸文进了“月茗楼”，馆内的空气里弥漫着商贾们热腾腾的气息。商贾们谈得最多的当然是异域的传奇，那些未尝的食品、奇异的风俗。

赵逸文掏出随身携带的洞箫，吹了一阵。到了傍午，雪下得小些了，从窗棂边望去，街口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。天空依然阴沉沉的，而大地闪着白亮亮的光芒。

这时，赵逸文遇见了一个人。

只见祁三的女人荷与贴身丫鬟轻轻盈盈走上楼梯，坐到了临窗的茶席上，位置正好在赵逸文的前面。丫鬟取下主子身上棕黄色的虎皮大衣，交与伙计挂好。

荷身着紫色的夹袄，脖子围着貂皮围巾，一墨色的黑，掩住了她白皙的脖子。她落座时目光正好与赵逸文相遇，赵逸文感到万分愉悦。

“月茗楼”一律是按江南的风骨设计，二楼厅中央摆着一只古筝，一直空置。这些日子店主免费让赵逸文品茗，因为赵逸文坐在窗口吹奏了一支又一支古曲，客人们谈兴愈浓。

现在，荷捧着热腾腾的茶杯抿了一口，起身坐到厅中央的古筝前，只见她身形一紧，双手即在古筝上轮番翻动起来，颤音、滑音，丝丝入扣。

赵逸文听得入神。店主说：“赵公子，您的箫与祁夫人的箏合奏一曲，岂不妙哉？”赵逸文大喜，道：“去跟祁夫人讲，问她愿意否。”

赵逸文看见荷点点头，未等伙计过来，就起身站到了古筝跟前。

很快，两人合奏了一曲《苏武牧羊》，箫音、箏乐幽幽地飘荡在茶馆的四周。

一曲终了，赵逸文问荷的贴身丫鬟：“常来茶馆？”丫鬟笑着指指茶馆一隅：“我叫水月，刚与夫人从关帝庙回来。”赵逸文说自己也刚去了回来。水月问：“赵公子有何事要求，谁不知‘西日昌’啊。”赵逸文道：“家事，为家事祈福。”

赵逸文忽然想到什么，从腰际解下一块温润通透的玉佩来。赵逸文身上共佩戴两块家传的老玉，一块龙形玉佩挂在他脖子上，按照父亲的说法，这是将来给妻子的；另一件就是现在他拿在手上的虎形玉佩。相比之下，虎玉形状略大，翠绿的颜色在红绳映衬下，晶莹无比。

赵逸文将玉佩交到荷的跟前，说：“略表谢意。”

许多年以后，赵逸文坚持认为他性情中的胆魄始于这次突兀的表达。水月摆着手吃惊地看着他，荷笑吟吟不说一句话，就这样望着他。

荷是成了家的女人，她应该明白自己的想法。赵逸文心

道，一边朝她说道：“上回打搅了夫人的遐思，此为一点心意。”

荷朝他投来惊异的目光，却没有开口，水月又做了代言：“夫人请您拿回玉，谢谢公子的赞赏。”

赵逸文灵机一动，起身作揖辞别，径直往楼道下去，出了门，踏进了茫茫雪地。他的内心像这场突如其来的飞雪，凉爽，凉爽至极啊！

赵逸文吃定了她们不会将玉送还到赵府来，那样岂不让祁三猜忌？赵逸文想着心情甚是高兴。吃完饭，应先生拉住了赵逸文，示意他看看赵誉提列的书单，都是关于经商的典籍，如《典当》等等。

应先生说，太平军由广西金田至汉口，与清军大战了。

过了几日，应先生又说，太平军东进，已经定都南京，建立了太平天国。

太谷、祁县、榆次与文水所属太原府，平遥、介休、孝义、汾阳所属汾州府等商号，由于时局不稳，人心惶惶。票号关闭不计其数，商贾们颠沛流离。

这一年恰到了“西日昌”结账分红的账期，赵誉原欲对资本增资银两，因分号放款倒账过多，加之时局变更不稳，资金过紧。原定票号中层人力股扩股之事亦为纸上谈兵，除了应先生等几员老将，在“西日昌”的一批中坚力量相继离开，“西日昌”业务大幅萎缩。赵逸文看见父亲与应先生埋头商议事务，爹的头发花白了不少。

赵逸文看到院里的金鱼肚子朝天浮在水面上，心中掠过一丝不安，他对阿辉喊道：“快去弄几条鲜活的来，不然将你放到缸里去。”阿辉就闪着滚圆的身子弄鱼去了，可没几天，金鱼又死了。

赵逸文很是生气，他摇着身子索性到外头游荡去了。

赵逸文成了“月茗楼”的熟客。每次去,他都要对店家说:“这古筝布满灰尘啦。”店家道:“祁夫人很久没过来了。”赵逸文很是惆怅的样子。

祁三的女人荷来到太谷之后,除了去关帝庙,“月茗楼”茶馆只是偶尔去去的。这是祁三定的规矩,祁三的老婆生病早逝之后,又娶过一个,后也染疾而终。祁三走南闯北数年,一路风流快活,直至看中荷,从苏州小巷带她至太谷。祁三说,在太谷,你就不能时常穿街走巷啦。

受时局影响,近来“兴德隆”的生意、业务量缩减。祁三空闲起来,与钱二贵一起跟着薛风四处游赌。初时祁三是颇有底气的,从伊尔库茨克做几桩买卖过来,足足够他与薛风们尽心赌上几日。薛风的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微笑,每一次坐庄,他总是能气定神闲地赢下赌局。祁三只过了两月,支庄分号皆已输尽。

这时,薛风说话了,他说:“看来祁帮主当下现银是拿不出了,不如将宅子抵了再赌一回。”祁三早输红了眼,他取了房契、地契,决意与薛风豪赌一场。

赌博地点这次选在黑风寨。说是一个寨子,其实不过百平方米大的一处废弃石料场,十来个人围坐在被火烛映红的木板凳上,一齐等着薛、祁二人的较量。薛风与祁三面对面坐着,烛光映红了他的脸,他的微笑在祁三看来像是一把闪着寒气的冷刀。

赌徒们漫不经心站在边上,见证着赌局。

漆面斑驳的长条桌前,一只瓷碗下盖着两粒骰子,祁三与薛风要各玩转一下,开碗比骰子大小。游戏如此简单,输赢却十分迅速。薛风再次展出微笑时,祁三已不敢正眼朝他望去。

祁三将宅子抵了，寻求最后一搏。很快，祁宅输掉了。

祁三站起身来，对薛风道：“借我些银子，老子再跟你赌一把。”

薛风嘿嘿一笑道：“祁兄知我薛某的脾气，我从不借款于人。要不这样，你的一只手当五千两银子，加上双脚计你两万两。你赌不赌？”

听了薛风的话，祁三心里腾地火热起来。在蒙藏边境，尖刀搁在眼睛上都不曾眨一下，还惧你这玩意儿？“兴德隆”反正输了，还怕命一条？祁三当下就画了押，交与证人。

他盯着瓷碗光洁的釉面，暗想着骰子的大小。

薛风摆了摆手，道：“等等，祁帮主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，此局你赢了，也不过区区两万两银子，不如搭上你新娶的夫人。你赢了，‘兴德隆’总庄与祁宅都还与你；若输了，我则要了你的双手双脚，外加你的女人。你搏不搏？”

“那还有欠我们的银两。”旁边六七个人叫道。

“那是你们的事。”薛风呵斥道。

祁三听了，一丝汗珠滑入了脊背。祁三并非是惧怕，他是兴奋的，薛风好歹让他见识了人生的一大快事。在祁三看来，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场赌局就在眼前。

不过是自己躯干区区一小部分，有甚畏惧？荷能让薛风出这般价钱，足见薛某对自己的敬畏。

祁三望了望苍穹，吸了口气，画了押，将荷抵了出去。

三炷香燃尽，灰白的瓷碗在祁三眼前摇晃起来，祁三想到的是在边疆叱咤风云的过往。他不相信自己会一路输过去，他想着“兴德隆”与祁宅重归门下的情景，还有肌肤柔软的女人。

“开！”

“再开！”

随着主持者的两次开碗，众人惊异的“嘘”声传到了祁三的耳里。祁三不敢正眼望去，他眼角的余光只轻轻一瞥，魂都飞了出去。

少顷，黑风寨黑漆漆的弄堂里传来祁三的惨叫，惊起一片乌鸦。弄堂风里夹杂着薛风的声音：

“各位先去祁府收银两，薛某让祁爷的身子先恢复一下。”

黄昏时分，荷照例站在阁楼上眺望落日。

祁三已经十来天没有回家，北上置货的伙计回来说，有人接盘了。这些伙计说完，问账管要了工钱之后，一个个走人了。荷料及祁三出了事端，却未预计到会有十来个逼债者敲开祁府的大门。

荷听见厅堂门口的喧哗，走至一楼宅院之中，看见瘦管家像一只长颈鹿似的站在枸杞树旁，枸杞树的枝叶已被人扯断不少，像是催债人发泄所致，瘦管家满头大汗地说：

“老爷不在家，你们要不留下字条，容小人登记后再——”

“祁三鸟样的还回得了甚，我这五千两现在就要，白纸黑字都在。”一个身子壮实的中年男子举着祁三手书的欠据喊道，其他人一起朝管家拥去。

赵逸文闻讯赶来，黑压压的人惊得他躲在了一边。

这时，荷与丫鬟水月站到了厅堂门槛外面来。荷将面如土色的管家轻轻挡至身后，她神态自若地朝水月点头示意。水月这妮子就壮着胆尖声道：“各位好汉，我家夫人说了，你们留下字据，请相信‘兴德隆’的信誉，三日内必付各位银两。若你们肆意蛮横，祁爷也不在，谁都拿不着银子。”

喧哗声渐渐轻缓下来，荷年轻的面容虽夹着一丝忧郁，精神却很饱满，她的目光清澈沉静。荷未吐只字，却将逼债者的